



▲被称为“AI教父”的杰弗里·辛顿。

“他被认为是人工智能(AI)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位有远见的领导者帮助塑造了人工智能的未来。”这是谷歌聊天机器人Bard对英国科学家杰弗里·辛顿的评价。如今,这位“AI教父”却发声对他为之奋斗了大半辈子的人工智能成果质疑。75岁的辛顿在5月1日自曝已从谷歌离职,他在接受采访时坦言,从谷歌离职后他才能自由地说出人工智能带来的危险,他甚至“对毕生研究的东西感到后悔”。

AI发展快过预想

去年底,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ChatGPT一经上线就走红社交媒体,带来了一阵人工智能热潮。然而,在今年3月OpenAI发布新版ChatGPT后,1000多名科技领域的领导者和研究人员签署公开信,以担忧人工智能会给人类和社会带来风险为由,呼吁暂停训练人工智能系统至少6个月。

辛顿并不在这千人之列,那时他也没从谷歌辞职。辛顿与OpenAI颇有渊源:他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研究“神经网络”——一个可以通过数据分析来学习技能的系统,为如今的ChatGPT、Bard等聊天机器人程序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与两名学生创办了一家专门开发和研究“神经网络”的公司,其中一名学生伊利亚·苏茨克维尔,现在正是OpenAI的首席科学家。

辛顿从谷歌离职后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也对人工智能的发展深表担忧。他说,目前人工智能发展太快,而且缺乏足够的保障措施,不仅会改变人类的就业市场,导致私人助理、翻译等大量工作岗位消失,那些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虚假图片、视频、文字在网络上传播,还会让人分不清虚实。

辛顿还表示,如果人工智能变得比人类更聪明,就会开始操控人类;如果人工智能学会了编程,就会想办法绕开人类对其施加的限制。人工智能机器人甚至可能对人类发起攻击,世界各国应该尽量保证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性。“我曾认为,这一天要等到30至50年甚至更长时间之后才会到来,显然现在我不再这么想了”。

考虑到人工智能的发展现状,辛顿甚至表示,他对自己毕生的工作感到有些后悔。“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即便我不做相关研究,也会有其他人从事这项工作。”他还担忧,有些公司可能正在秘密开发一些比我们预想到的更强大的系统。但75岁的辛顿承认,他也不知道未来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尽管辛顿称辞职后才能在不需要考虑对公司造成多大影响的情况下谈论人工智能的危害,但今年3月被问到“人工智能会不会毁灭人类”时,辛顿回答:“这并非不可想象。我只能说这些。”

出身科学世家

辛顿被称作“AI教父”,他1947年出生在英国温布尔顿。或许家族基因决定了他注定走上科学之路:他的高曾祖父是数学家乔治·布尔,提出了布尔代数;他的父亲是一名物理学家、数学家,也是英国皇家学会成员;他的堂姐琼·辛顿是核物理学家,曾参与美国二战期间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出生于这样的家族,母亲曾对辛顿说:“你要么做个学者,要么是个失败者。”

辛顿本科就读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专业,后来获得爱丁堡大学人工智能博士学位。早在1972年,还在读研的辛顿接触了“神经网络”这一概念,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相信它能成真。此后,辛顿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顶尖大学从事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探索训练人工智能的方法。1998年,他也入选了英国皇家学会。

上世纪80年代,已是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的辛顿,因为不愿接受美国国防部的资助,转而前往加拿大。2012年,他在加拿大与伊利亚·苏茨克维尔及另一名学生亚历克斯·克里泽夫斯基创立了一个计算机视觉系统,通过分析数百万张照片,打造一款可区分动物、物体图片的神经网络系统,能识别常见物体,被视为当代人工智能的基础。

这一成果后来受到谷歌关注。2013年,谷歌以44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辛顿等人创办的公司,此后辛顿一边就职于多伦多大学,一边在谷歌兼职从事人工智能开发,为其效力10年。2018年,他获得图灵奖——这一奖项专门奖励那些对计算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有“计算机界诺贝尔奖”之称。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一份内部文件显示,在过去一年里,辛顿减少了自己在谷歌的上班工作时间。去年3月,他只有20%的时间在全职工作,后来被分配到“谷歌大脑”项目工作。从谷歌离职前,辛顿的职位是“谷歌大脑”项目的副主管和研究员,直接向现任谷歌首席科学家杰夫·迪恩汇报工作。辛顿的离职被认为是谷歌人工智能的一大损失,但除了对人工智能感到担忧外,正如辛顿自己所言,“75岁,的确是个该退休的年龄了。”



▶手持香槟庆祝的诺伊舍费尔。



历时235天5小时44分钟、航行30290海里后,南非女子基尔斯滕·诺伊舍费尔在4月27日创造了历史,成为首位赢得“金球杯”环球帆船赛冠军的女性,而且她是16名参赛者中唯一一名女性。“金球杯”环球帆船赛不使用现代技术,参赛者驾驶的是老式量产帆船,全程禁用现代通讯或导航设备,被称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体育赛事之一。

赛程太过凶险

诺伊舍费尔非常感谢旅途中唯一的“同伴”——“明尼哈哈”号帆船,“一路上我没少和它说话,还对它生气发过火,但我依然非常爱它。它是一艘又快又优雅的帆船,我驾驶它很多年了。报名参加比赛时我就有必胜的决心,并为此做了很多准备。”提到参赛初衷,她说:“我真的很喜欢那种依靠看天体运转导航的老式航海。”

这场耗时近8个月的比赛非常特别,参赛者在去年9月4日从法国西部莱萨布勒-多洛讷海岸线附近的起点出发,驾驶帆船环游世界五大海角,再返回莱萨布勒-多洛讷。他们必须独自一人,不能有帮手,驾驶设计于1988年之前、没有任何电子辅助导航和自动驾驶设备的帆船,真正体验帆船航海“黄金时代”的感觉。这次比赛的参赛者来自法国、西班牙、英国、美国、加拿大、马耳他等国,除了诺伊舍费尔,其他选手都是男性。

比赛难度可想而知,参赛选手在发令枪响的五天内必须出发,途中不能间断,可以在海上寻找歇脚点或抛锚维修,但不能驶入任何港口求助,不但考验参赛者的航海技术和耐力,运气也很重要。参赛的16人中,只有包括诺伊舍费尔在内的三人完成了比赛。距离她最近的是印度选手、身为海军中校的阿比拉什·托米,他只比诺伊舍费尔晚了大约一天。

这一比赛发源于1968年,当时在英国举办了一场这样的环球航海比赛,共有9名选手参加,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这一航行距离超过3万海里的比赛。最终,只有来自英国的罗宾·诺克斯·约翰斯顿爵士历时312天完赛,成为世界上首位完成单人不间断航行环游世界的航海家。一路上,他的水箱被污染过,船帆被撕裂过,驾驶舵也损坏过。因为赛程太过凶险,那次比赛举办完之后就停办了,直到2018年才恢复。

现年40岁的诺伊舍费尔出生在南非伊丽莎白港,童年时代就开始驾驶各种小艇,2006年开始职业生涯,拥有丰富的帆船航海技巧和经验。她曾驾驶一艘老旧单桅帆船,只用风向标导航,从葡萄牙航行到南非。多年来,诺伊舍费尔的足迹遍布全球,去过南大西洋的南乔治亚岛、南极半岛和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等地。

除了航海,诺伊舍费尔还热衷于其他冒险。她曾在22岁时独自从欧洲骑行回到南非,在一年内骑行约1.5万公里,穿越热带雨林和撒哈拉沙漠。她还曾穿越西北非和中非,进入南部非洲,最终抵达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厄加勒斯角。

这次环球帆船赛中,在选手们抵达第一个赛点、位于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兰萨罗特岛时,诺伊舍费尔还排在第六位。但她很快迎头赶上,抵达南非开普敦时已跃居第二位。到了比赛的第164天,16名选手中已有12人放弃,诺伊舍费尔成了第一个绕过南美洲大陆最南端合恩角的选手。她当时经历了一场暴风雨,在每周一次与赛事总部的联络中,她冻得嘴唇打颤说不出话。

诺伊舍费尔甚至还搭救了另一名参赛选手塔皮奥·莱赫蒂宁。莱赫蒂宁来自芬兰,他在南印度洋搁浅了一天多,诺伊舍费尔接收到了无线电求救信号,于是航行了100公里去搭救他。诺伊舍费尔说,两人一起喝了朗姆酒,“我们不需要庆祝这次营救,每个水手都会这样帮助同行。”

诺伊舍费尔在每日汇报中话不多,似乎也不太关注自己的表现如何。这项赛事要求选手每日汇报,她最经常发的词就是“已发送”。当她锁定冠军,赛事创始人问她对成为首位女性冠军作何感想时,诺伊舍费尔说:“我身为水手参赛,但这不会改变我是一名如此……出色……的女性的事实。”说到这里她卡住了,好像不知道再说什么。她曾表示,“我只是想赢得比赛,而不是作为女性(赢得比赛)。我不想被单列出来,而是想与其他挑战者平等竞争。”

莱萨布勒-多洛讷市长莫罗称赞道:“她是世界上历时最长赛事的唯一一位女性冠军,她是传奇……我们很高兴也很自豪能见证这一传奇的诞生。”

南非女子基尔斯滕·诺伊舍费尔

她用235天驾帆船环游世界,还拿了个冠军

杰弗里·辛顿:人工智能毁灭人类并非不可想象

从谷歌离职的『AI教父』